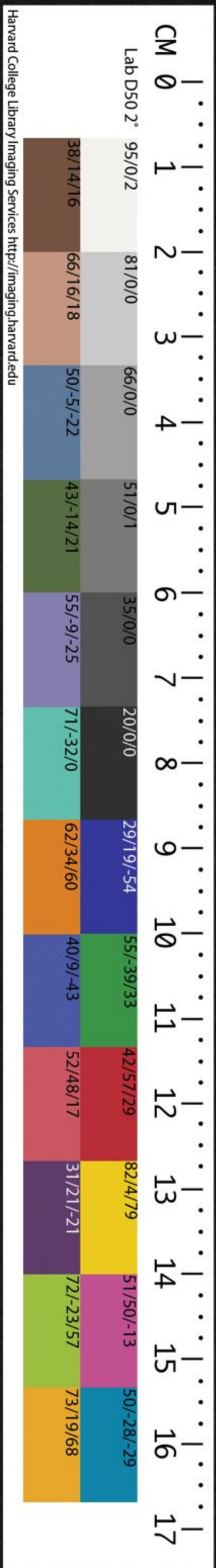


T 2571/3202c

62



62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列傳第七十

晉書一百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頌魏玄范太守武帝
 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
 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
 當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笑惠帝末妖賊劉柏根
 起於東萊之恆縣彌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為長史
 柏根死聚徒海渚為劫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
 盜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
徐兗州刺史苟晞遣使破之彌退集云散衆復
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
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
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使為朝廷不能制會天
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城門晝閉司徒王
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間王師進擊大破之
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師無所厝劉元海昔
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
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

王孫一

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
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比迎耳遲望將軍之
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
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
竇周公耳今身吾孔明中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
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
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改臨漳永
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
安豐太守衛軌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
敗之死者十六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

公與劉雅石勒等攻魏郡頓立陷五十餘堡皆調
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無城而走懷
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主堪
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部將
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眾軍皆退聰渡黃河帝
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且不能抗彌
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
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
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
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

王討

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貳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
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
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飢人相食百姓
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
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
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
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
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
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
事事業專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

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
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
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
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
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
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
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
怒曰屠者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
眾東屯初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付已怨之至是嫌
隙遂構劉暉說彌還屯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

王莽

曹疑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招誘
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勣嵩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
隨疑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
彌之破洛陽也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
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
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
忌彌陰圖之劉暉又勸彌徵曹疑藉其眾以誅勒
於是彌使暉詣青州令曹疑引兵會已而詐要勒
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疑書
大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眾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
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
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
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
州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
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
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
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吏皆躬出驅逐
錢轉不遠屯聚而為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

王詠張昌

食者數千口大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
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成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
姓名為李辰太守龍龔欽遣軍就討輒為所破昌徒
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
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
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器械據有江夏即其府庫
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沉遇於江夏
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為天子置百官
沉易姓名為劉居稱漢後以昌為相國昌兄味為
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

又於巖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絲聚肉於其傍衆鳥羣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皆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群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熾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至三萬皆以絳科頭搢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偃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足風

張昌

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伯以既家隨偃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亂皇矣稱神聖大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高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蓄林爲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

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
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沙湘東零陵諸郡
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桀盜小人而無禁制
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寧朔將軍領
南蠻校尉劉弘鎮死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
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陽督護尹奉掇
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
昌乃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
並夷三族

陳敏

張昌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
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起義兵屯屯不散
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
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
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
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隗憂惶計無所
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隗曰此等本不樂遠戍
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
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隗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
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

以少擊衆每戰皆剋遂至揚州廻討徐州賊封雲
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
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
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
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
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勲及遭冰昌
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無
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略從橫擢奇謀於馬首奮
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于揚楚攻堅
陷嶮三十餘戰師從無虧訪敵自滅五州復全苞

陳敏

韓盧一噬之効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
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兵會內用凶弟外委軍
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
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
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
屈於期慕義隋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
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厚身姦人之朝降節
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龍勝絕粒不食
莽朝魯連起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
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具之武烈稱美代雖奮奇死

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
訖冊徒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
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
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
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
七第頑穴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
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程
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
即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懍懍
然後發荆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

東漢一

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游魂河
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雖蕞蕞圖不軌將軍孫吳
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想割草
王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天子遠
巡鑿鑿與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
王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准
將軍所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
越俱敗於蕭敏因國中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
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攝皇太弟命拜
敏為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

為將軍郡守榮並為從之敏為息娶皇女遂相為
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揚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
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
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
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
命察佐以已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
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鸞駕東海
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
東首望悉度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
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然有

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汎丹涉瓜
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
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
忠義之人何世幾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
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
石公胃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
與諸賢效翼紫庭建功帝籍如其不尔亦何泛舟
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
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
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

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服
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
又得譚書皆有慙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
劉準遣兵臨江已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
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
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為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
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
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頭頭視書康揮刀斬之
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內應廣
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父說甘卓卓遂

陳敏

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
麾之敏眾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東為義兵所斬
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

遺焉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
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甚荒殘不願
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弢各遣兵送之而
促期今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
杜弢悉眾擊如戰于涅陽弢軍大敗山簡不能禦

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質馮翊嚴譙
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
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
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爲兄弟勒亦
假其疆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
侯脫雖漢名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
備之勒素疑脫貳已憚如脅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
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
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勒遂斬脫如於是
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

王如

勢

之經年不能剋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
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
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
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配已
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
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
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
如甚以爲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
其異已及斯鬪以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
殺稜如詣稜因問宴請劍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

舞刀為戲漸漸來其前後飛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
率士如直前害赫上切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
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
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曾永嘉
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眾於竟陵自號
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
驍將數十人曾心不自安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
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會荊州賊王冲

王如杜曾

號荊州刺史部眾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患之
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亢以為然曾自亢取帳下
刀戰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騎出距
冲城中空虛曾因斬亢而并其眾自稱南中郎將
領襄陽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
家會愍帝遣第五騎為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曾迎
帝於襄陽為兄子女倚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
破杜弼乘勝擊曾者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
侃曰古人戰爭况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
夫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

督侃師遂敗救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
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變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
丹水賊以自效崧約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
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鳩梟食母之物此人不可
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驚曾為
外者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
日不而還及王廙為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
宋杜趙誘擊曾曾為曾所殺王勣遣周杜曾之
屢杜不能趙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

之皆衆潰其將馬借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
致言曰而朱軌息曰趙訪息胤皆乞曾以復亮於
是斷言而昌胤變其肉而噉之

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上武帝
時為梓潼令父耽攻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
舉秀才遷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
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沒班雲等數
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甚應詹恐
恨會蜀賊本驩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

應擊擊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
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
眺以為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眾以應疇疇
在湘中賊眾共推馮素為王素自稱漢益二州牧平難
將軍湘州刺史攻如郡縣班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
劭遣始興太守儼率眾攻破馮素擊之荆州刺史王
道思遣王機擊馮素於巴陵馮素縱兵肆暴偽降
於山簡簡以為唐太守眺之走七州人推安成
太守馮素為州王素率眾討馮素為所敗素死之
馮素志欲攻陵東使馮素為州刺史馮素都

太守社鑿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
殷荆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殲將士多
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強乃遣應詹書曰天步艱
難始自吾州州當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
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
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
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永擒其黨勸惟忠等不經
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
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
即具陳之此必公與關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

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觀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
浴於清流豈惟滌蕩取穢乃骨肉之施此八公靈逝
斯事中廢昏爲忠痛毒竊心自悼欲造滕永文張休
豫誦大府借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
徒將讒聞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
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 永陸十萬旌旗
曜公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
爲懼晉文伐原以坐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
侃以勅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
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跋思苦之

社說

衆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筭也驅略烏合然
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
貫於神明西州人士鄉粗采之耳寧當抱柱於時
不證於大府邪昔虞卿不榮人國之相與魏齊同
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悔足下
抗威千里聲播汶徂進其爲國思靜難之略退與
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鮮然有餘裕乎望爾騰吾
箋今時達盟府遣大將軍光臨使吾得披旅肝膽沒
身何恨哉伏想盟府結紐紀綱爲一匡於聖
世使吾剴列義徒負義前雖與於閭閻婦長

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
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似海流西歸夷寇雄之
通寇修禹貢之舊獻使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
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言古遠州塞士兵足
下出與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願吾
忠誠則汝嶽倚忠順之怒何津無代叛之虞隆是
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石其音哉
然顯顯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田賦逸於南畝
矣德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誠血誠不亮益
讓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呈改書并上

杜致

言曰破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
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
驥爲變樂鄉劫略良善毀時出家財招募忠勇在
壇唾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破遂東流巴漢
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與結論破本情
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破之罪亦由兵交
其間遂使滋蔓按破今書血誠亦至矣夫昔朱鮪自
疑於洛陽光武拍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
力報旋受封侯之寵由如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
者當比運之會思弘遠斷故齊赦射鈞之誅晉貫

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譽况
弢等素無斯愆而啓顛投命邪以為可遣大使宣
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
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
受弢降旨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
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
勝忿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
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
攀邀擊大破之真奔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
真遂降侃眾黨散潰弢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
之情機美姿儀敏慎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
率眾擊破之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已
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為爪牙尋用為城都內
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
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社弢所在發墓而獨
為機守家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
州人背刺史敦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
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郡率眾迎機敦遣參軍

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
邪幽不敢遁而歸取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
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史此之咸倒戈迎
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訥求節訥誓
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
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篡
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
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才賊以自效機
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
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

王機

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去云須至州當相收
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
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進之府司馬杜讚以碩
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讚僞人爲機於
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陞太守機旣爲碩所距
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
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
可獨挺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沉
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
輕進侃不聽及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

温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
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護許
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
二子焉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為南
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
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靈之矩問之答稱天
上京兆被使召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為成

王鑑 之新 祖約

皇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
引為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
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此嘗夜寢於外
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
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
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惠
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嚙頤聲遠被
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
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

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逖
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爲平
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
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
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
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
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勳舉兵約歸衛京都
率衆次壽陽遂斬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
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自以
名輩不後郗士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

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
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
以遏胡寇約謂爲棄已彌懷憤志先是太后使蔡
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乃蘇峻舉兵
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
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是命逖子沛爲史渙女
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
弗從及峻克京都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
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委貌類約光
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于石勒而約之

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勒追石聰來攻之約
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
宣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歷陽
約懼而夜遁其將牽騰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
人奔于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
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
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
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切
感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
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

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
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
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
妾班賜諸胡初逃有胡奴曰王妾待之甚厚及在
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
厚資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誅也妾多將從人於
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為沙門時年十歲
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

生有才學任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于時豪姓所在屯聚而峻自取強遣長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於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心恐為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主敢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

吉達廻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為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郁璽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鎮于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不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猶豫後難紀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討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

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攘之際歸順之
後志在立功既有以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
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
自負其眾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
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
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
護軍庾亮欲徵之峻問將徵遣司馬何仍詰亮曰
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
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
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

誅峻

執臣手使臣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
補青州界外荒郡以展應鳥士之用復不許峻嚴裝
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
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
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
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
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理
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曾結
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約遣祖決許柳率衆
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

湖令陶韻及批峻將軍曰均流浚自率渙柳衆萬人乘風濟自橋次平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兵因以放火臺省及諸必昌寺署一時蕩盡遂陷之然猶有大掠侵逼六官窮以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垂捷逼公渡負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苦草白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一萬緡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編詔大赦世庶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州楊丑加前將

蘇峻

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羨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羨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矯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曹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以爲鎮壘於石頭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擄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克由是義衆沮劔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

玄峻狡黠有智力其徒皆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
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
嶠怒曰諸君快悞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
深憚之管商等遂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
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
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
從白石南王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
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千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
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會其眾與數騎北
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

蘇峻

投之以矛隊馬斬首纒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
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求峻尸不獲
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
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庾亮由壘督
護李胤史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
衆走庾亮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
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
術不能陷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
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自光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
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爲李

湯所執斬于車騎府初管商之降也餘衆並歸張
健健又疑弘微等不與已同盡殺之更以舟軍自
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勝數
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
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閔率銳
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
獨出帶兩步鞍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
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

孫恩

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
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于恭曰當即相還耳
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鱉入船中破魚得瓜刀
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淳狡有
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
以祈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
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
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
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
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泰之役泰私合

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帝。郎孔道鄱陽太守相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以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祕術。泰見天下大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二萬。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輜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眾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眾數萬。於是會稽謝錕、吳郡陸

孫恩

瓌、吳興丘胤、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相護、義興太守魏儁、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

年之討之。並轉關。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粟不能去者。囊籬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祭醜。忽自牢之等遽於收

緣恩

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因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要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搃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

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於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賊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婦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城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湛之曾孫也雙眸固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茶之藝沙明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遂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元權假循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

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
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
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
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寇之
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欽師過嶺雖復君之津
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剋都邑劉
裕雖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
詣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
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
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

盧循

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
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
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
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
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
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
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
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軍劉毅
於桑落洲迺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
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林焚舟而上數道攻

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蕩全為計固不聽道覆以循
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
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
頭斷栢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
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
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語老矣弗能復振可據
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鄒下爭衡猶可以濟因
自蔡州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羣率追討自統大
眾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欲遁還豫章乃悉力柵
斷左里裕命眾攻柵循眾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

盧循

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
裕先遣孫勣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
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進攻交州至
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
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
者多去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管尚當死
其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
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

而謹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
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兵進兵東下暉有二志因
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西陽
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為主縱懼而不當走
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
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
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
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
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
破暉等追至縣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眾

誰縱

孫者十八九益州營主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
死縱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明子為鎮東將軍巴
州刺史率其眾五千人也白帝自劉成王明年
遣使稱藩於姚興且請相謙為助興遣之九年劉
裕為名乞師於姚興且請相謙為助興遣之九年劉
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
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謝恩等率眾二萬自
江陵討縱初謀元帝命難其人齡石次其名素凌裕
違眾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位出其
右又隸焉齡石次其白帝縱遣誰道福重其涪齡

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法暉
尚書僕射譙悅中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
能攻也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
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
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道福不棄捨
涪令重軍逼之出北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
可因其兇而攻之也涪人過剋平模之後自可鼓
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然此相持虛費相見涪
軍復夾難爲敵也進下無所實一萬餘人
因爲蜀子虜耳從之五日進攻皆剋侯暉等於

魏縱

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
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縱同祖
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
女謂縱曰走必不兇祇取虛焉寧死死於先人之
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
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得
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
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爲今日蜀
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誰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
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

奔黃漢廣漢人杜陵之末於石徙馬耽於越嶲
追殺之耽之徙也謂之徙也本伏不送我京師滅
衆口也吾必不免乃謂之徙也引繩而死須臾
石師至遂戮師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萌函夏
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六車競逐一士弥好
亂樂禍挾詐懷蕪命憐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
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
國輕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茲天意乎豈人
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

蘇繼一

或鷓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
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水淹歲稔咸至誅戮
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
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殄滔天
雖契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此暴
弗是加也譙縱乘茲豐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
足論矣

贊曰中朝政散玉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群
妖伺隙構茲多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匿
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竊岷峨旋至巔

陪

列傳第七十

晉書一百



